



册府元龟

卷之二百七十  
至七十二



13  
849  
90





4.3  
849  
90



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瓚較釋

宗室部 九

文學

易之小畜曰懿文德傳曰人不學不知道蓋閔子有  
將落之嘆宣尼著無文之論是知學問之為益文辭  
之為功其至矣哉乃有聯華帝裔分暉宗冑外膺維  
翰之寄居有敬德之美而能探考載籍服膺師訓咨



求鴻碩周旋儒雅以至貫通六藝多識前言參預述  
作書法示後揆藻彰於敏麗屬辭尚乎體要炳焉英  
發煥乎成章斯固茂公姓振振之風增時文郁郁之  
盛者也

周公旦武王之弟也多才多藝作七月鴟鶚之詩大  
誥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康誥酒誥梓材召誥雒誥多  
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及周官儀禮周頌等篇

漢楚元王交子游高祖同父少弟也言同父知其異母好書

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

伯白生魯國奄里人伯者孫卿門人也孫卿姓荀名况為楚國蘭

陵令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後封楚至國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

大夫高后特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鄧容與申公

俱卒業卒終也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

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凡言傳者謂為

之解說若今詩毛氏傳也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先生詩次謂綴集之

世或有之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好詩書帝愛之異於諸子

河間獻王德景帝子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務得事實每求真金

也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其正本也金

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不以千里為遠



而自至 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

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辨獻

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

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六經立

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

儒者山東諸儒多從游武帝時王來朝獻雅樂對三

雍宮碎雍明堂靈臺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惟道術

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文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

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

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嘗山王禹禹成帝時為

謁者數言其儀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

淮南王安厲王長之子也為人好書招致客方術之

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

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黃黃金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武

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辨博善為文辭甚尊重

之每為報書及賜賜謂時賜書也嘗詔司馬相如等視草乃

遺草謂為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

使為離騷傳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且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

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



暮然後罷又有賦八十二篇

陽丘侯偃齊悼惠王孫作賦十九篇

燕刺王旦武帝子博學經書雜記

廣川王去惠王越之子景帝孫也師受易論語孝經

皆通好文辭

紅侯富之子辟疆字少卿楚元王之孫也好讀詩屬

文屬文謂會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議論冠諸

宗室議論每出宗清靜少欲嘗以書自娛不肯仕有

賦八篇

陽城侯德辟疆子有賦九篇

德子向字子政辟疆之孫也本名更生既冠以行絳

飭擢為諫議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

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

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會初立穀梁春秋更生

復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成帝時向數奏封事遷

光祿大夫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

太后專國政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

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帝方精於詩書

觀古文詔向領較中五經秘書言中以向見尚書洪

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



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說記推迹  
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  
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  
爲屬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之權向有賦  
三十三篇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  
中子賜九鄉丞早卒向少子歆字子駿少以通詩屬  
文召見成帝待詔官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  
父向領較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  
所不究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與歆宗室有材行爲  
作中大中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

藝羣書種別爲七畧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  
授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較秘書見古文泰  
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  
歆共較經傳歆畧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  
初左氏傳多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巳及歆治左氏引  
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繇是章句義理脩焉歆亦湛  
淨有謀父子俱好博見疆志志記也過絕於人

淮陽憲王欽宣帝子也好經書法律聽達有材作賦  
二篇

後漢劉般宣孫之玄孫也王莽敗與母流轉至武威



雖尚少而篤志脩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爲身  
寄絕域死生未必不宜苦精若此數以曉般猶不改  
業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卽將家屬東至雒  
陽脩經學於師門

沛王輔光武子也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  
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  
東平王蒼光武子少好學書爲驃騎將軍是時中興  
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脩禮樂乃與  
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寇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  
八佾舞數明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

受命中興頌帝甚嘉之以其文典雅特令較書郎賈  
逵爲之訓詁及薨章詔誥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  
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  
琅邪王京光武子好經學永平中數上詩賦頌德明  
帝嘉美下之史官

順陽懷侯嘉光武族兄也與伯昇俱學長安習尚書  
春秋

其里侯敫光武族昆弟通經有行  
臨邑侯復光武兄伯昇孫也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  
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傳



毅等皆宗事之復子駒駘及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  
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駒駘入東觀與謁者僕射  
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烈士傳駒駘又自造賦頌書  
論凡四篇

北海敬王睦光武兄伯昇孫也少好學博通書傳光  
武愛之數被延納明帝之在東宮尤見幸待人侍諷  
誦出則執轡性好讀書嘗爲愛翫能屬文作春秋旨  
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

平望侯毅北海敬王子也毅少有文辨安帝時上漢  
德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允馬融共上書稱其美

安帝嘉之

濟南王香光武曾孫也篤行經書

陳敬王羨明帝子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  
白虎殿劉梁宗室子孫嘗疾世多利交以邪回相黨  
乃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爲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  
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又著辨和同  
之論孫禎亦以文才知名

魏陳思王植字子建武帝子也年十歲讀誦詩論及  
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帝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  
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柰何倩人時



鄴銅爵臺新成帝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  
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明帝時植薨詔撰錄前後所  
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

中山恭王袞武帝子也少好學十餘歲能屬文每讀  
書文學左右嘗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  
不能廢也每兄弟游娛袞獨譚思經典爲北海王時  
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凡所著文章二萬餘  
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作

吳孫瑜堅季弟之子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  
孫承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

晉安平獻王孚宣帝次子也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  
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勸

扶風王駿宣帝子也幼聰慧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  
籍見者奇之能著論與荀顛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  
南陽王睦宣帝弟泰之子也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  
王虓俱有稱於宗室

南陽王世子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

范陽王虓宣帝弟康王綏之子也少好學馳譽妍考  
經記清辯能言論以宗室選拜散騎嘗侍

東安王繇宣帝子武王伸之次子也博學多才



齊獻王攸文帝子也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為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世以為工

高陽王睦子懋出繼宣帝弟敞少篤學不倦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注莊子作九州春秋為續漢書又條譙周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宋江夏王義恭武帝子也涉獵文義孝武時每有祥瑞輒上賦頌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大元表上之

詔付秘閣

臨川王義慶武帝弟子也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義慶性好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為宗室之表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所著世說十一卷撰集林二百卷並行於世文帝與義慶書嘗加意斟酌

南平穆王繇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未弱冠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為亞迹陸機

建平宣簡王宏文帝第七子也少而閒素篤好文集宏子景素少有父風素好文章書籍



晉熙王暾文帝第九子前廢帝子業立懼禍奔於魏  
暾雖學不淵洽覽子史前後表啓皆其自製魏朝嘉  
重之

南齊豫章王嶷高帝第二子也嶷有子十六人有文  
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恪嘗謂所親曰  
文史之事諸弟脩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  
無過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  
文集

子範子恪之弟也爲南平從事中郎王使製千字文  
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汪釋之自是府中文章皆  
使其草及爲簡皇后哀策文詞理哀切前後文集三  
十卷子滂灌並少有文章

子顯好學工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  
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梁武帝雅愛子顯  
才又加其容止吐納嘗從容請曰我造通史此書若  
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  
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又啓撰武  
帝集并普通北代記爲國子祭酒於學通述武帝五  
經義子顯嘗爲自序其畧云余爲邵陵王友恭還京  
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



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  
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  
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傳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  
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  
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  
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餘退謂人曰  
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  
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  
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  
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

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

子顯子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擢  
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  
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時先就其辭又美簡  
文與湘東王令曰王均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  
信爲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  
嫌其書詳畧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  
士刪改

子雲顯之弟子也建武中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  
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爲子長勤學有文采弱冠撰



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秘閣爲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梁初郊廟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勅荅曰此是王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勅曰郊廟歌辭應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勅並施用

子暉子雲之弟也少涉學亦有文才未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惠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貴重

武陵王曄高帝第五子也與諸王共作短句詩與謝靈運以呈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

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首尾安士衡深可崇尚顏延之抑其次也

鄱陽王鏘高帝第七子性謙慎好文章

始興王鑑高帝第十子好學善屬文

衡陽王鈞高帝第十一子性好學善屬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游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史華寔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爲文學均嘗手自寫五經部爲一卷置於巾湘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典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荅曰巾



箱中有五經既易蓄且一經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爲巾箱五經

江夏王鋒高帝十二子也十歲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置圖籍朞月之間始將脩矣

穎胄高帝從弟之子也好文義弟穎基好勇武世祖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胄詩合旨帝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

曲江公遜欣高帝諸孫也年十六便博覽經史

幾字德立遜欣之子也年十歲便能屬文作揚公作詩沈約見而奇之子清亦有文才

湘東王寶暉安陵昭王子也爲左衛將軍明帝兄弟一門皆尚吏事寶暉粗好文章

竟陵王子良武帝第二子也永平五年移居鷓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畧千卷令司徒右長史陸惠曉參知事子良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

晉安南子懋武帝第七子也謙讓好學撰春秋列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勅付秘閣



隨郡王隆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能文謂儉曰我之家何重出實為皇家藩屏

昭胃子良之子也汎濫書史有文風

賁昭胃之弟也幼好學有文才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

梁長沙宣文王懿文帝長子也懿之子藻少立名行志操清潔善屬文辭尤好古體自非公燕未嘗宴有所為縱有小文成輒棄本

昭胃從子也工文章

安成康王秀文帝第七子也精意術學搜集紀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世子機家多書博學強記所著詩賦千言世祖集而序之

機弟推少清敏好屬文所親賞南平襄王偉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製性情幾神等論

靜偉子也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集校

鄱陽所烈王恢文帝第九子也年七歲通孝經論語義發摘無遺長涉獵史籍



範恢子也。恆和有器識，愛奇玩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

宜豐侯脩，範弟也。幼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

始興忠武王憺，文帝第十一子也。憺子映，年十二為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答策宗室，則否。帝知映聰解，特令問。又曰：對並見奇，謂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駒也。

上黃侯擘，映弟也。美談吐，簡文八居監撫，擘獻簡德頌。

吳平侯景子，勵弱不好弄，聚書至三萬卷，披玩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畧皆誦憶。劉顯執卷策，勵酬應如流，乃至卷次行數，亦不差失。

長沙嗣王棄，武帝長兄懿之子也。幼而明敏，有文集行於世。

孝嚴，棄子也。聰慧有文才，射策甲科，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座獻相風鳥，幸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祖深賞異之。

南康簡王績，武帝第四子也。績子會理，少聰慧，好文。史



通理會理之第也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  
并為立碑製文甚美

邵陵雋王綸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工  
尺牘嘗預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座賦詩十二韻末  
句方同廣川國寂寞又無聲大為武帝所賞曰汝人  
才如此何慮無聲

確綸之次子也有文才秘書丞武帝謂曰為汝能文  
所以特有此授

武陵王紀武帝第八子少勤學有文才屬詞不好輕  
華甚有骨氣

齊陽王大心簡文帝第二子也幼而聰朗善屬文

南海王大臨簡文帝第四子也少而敏慧後入國學  
明經射策甲科

大連大臨之弟也少俊爽能屬文與大臨入國學明  
經射策甲科並從高祖行朱方高祖對曰汝等習騎  
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勅各給馬試之大連  
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即賜所策  
馬及為啓謝文詞甚美

安陸王大春簡文帝第六子也少博涉書記  
百場王大均性厚重年七歲武帝問讀何書對曰學



詩因令諷誦卽誦周南音韻清雅  
忠壯世子方等元帝長子也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  
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  
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  
椁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  
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繇吾之不及魚鳥者遠  
矣故魚鳥飛浮任其里性吾之進退當在掌握舉手  
懼觸搖足恐墜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世  
間如脫徒耳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統所撰三十國  
春秋及靜任子行於世

大園簡文帝二十子也元帝嘗自問五經安事數十  
條大園辭約指明應荅無滯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  
間好學爾旣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東平爲善  
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効焉  
方諸元帝第二子也幼聰警博學明老易  
後梁安成王欣幼聰警博綜墳籍善屬文後入周因  
與柳信言當明帝之世俱爲一時文宗有集三十卷  
陳衡陽獻王昌高帝第六子也雅性聰辯  
吳郡杜之偉授昌以經書一覽便誦明於義理剖析  
如流



承陽王伯智世祖第十二子也少敦厚有器等博涉經史

新蔡王叔齊高宗第十一子也風彩明瞻博涉經史善屬文

晉熙王叔文高宗第十二子也如虛譽博涉經史

淮南王叔彪高宗第十三子也少聰慧善屬文

嶽陽王叔慎高宗第十六子少聰敏十歲能屬文後主尤愛文章叔慎與衡陽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曰夕倍侍舟應詔賦詩嘗被嗟賞

南康愍王曇朗子方慶少清警涉獵書傳

後魏河間公齊列帝之玄孫也齊之孫志少清辯覽書傳頗有文才

東陽公丕文帝諸孫也孝文時車駕南伐留守京師及帝還伐丕請作歌詔許之歌訖帝曰公何賦還車故親歌述志今經構既有次第故暫還舊京願後時亦同茲適

秦明王翰昭成子也翰子孤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幸代都次於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孝文進繼遂行而賦詩令人示懿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可就



之也時總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行未至帝所而乾  
 詩曰問林松林松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  
 帝大笑曰汝此詩以調責吾耳又從孝文征沔北大  
 破梁軍帝念勰為露布勰辭曰臣聞露布者布與四  
 海露之耳目必須揄揚宣畧威示天下以臣小才豈  
 足大用帝曰汝亦為才達但可為之及就類帝文有  
 人見者咸謂御筆帝曰汝所為者人謂吾製非兄則  
 弟誰能辯之勰對曰子夏被誦於先聖臣又荷責於  
 今來又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自古帝王賢  
 達至于魏世子孫三十卷名曰要畧

清河王懌孝文子也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  
 談理為顯忠錄二十卷

京兆王愉孝文子也好文章頗看詩賦時引才人家  
 世景李神嵩祖榮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其  
 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貞等數十人館而禮之  
 北齊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也清子亮性恭孝  
 文章

河南康獻王孝瑜文襄長子也謙厚愛文學讀書敏  
 速十行俱下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琬之子正禮幼聰穎能誦



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趙郡王琛後王子也琛之子獻勵已勤學嘗夜叉方  
罷世祖時爲太尉以典朝政清身自守譽望日隆漸  
被疎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  
後周齊殤王憲太祖第五子少與高祖受詩傳咸綜  
機要得其指歸嘗以兵書繁廣難求指要乃自刊定  
爲要五篇至是表陳高祖高祖覽而稱善  
貴勳王子也少聰敏涉獵經史始讀孝經便謂人曰  
讀此一經足爲立身之本  
宋獻王政文帝子也幼而敏達年七歲誦孝經論語

毛詩尚書

趙僭王招文帝子也幼聰穎博涉羣書好屬文學便  
信體詞多輕豔

滕簡王適文帝次子也少好經史解屬文所著文集  
頗行於世

隋高祖族弟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

士達高祖族子少聰敏有學行

滕穆王瓚好書愛士甚有令名瓚子溫字明籀坐事  
從密溫厚好學解屬文旣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辭  
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



燕王倓字仁安元德太子昭之次子敏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人

唐江夏王道宗高祖從父兄子也晚年好學爲當代所重

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少好學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迹多得異本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少多才藝太宗謂魏徵曰卿以元軌前代誰比徵曰經書文雅亦漢之間平也前後爲刺史至州唯閉閣讀書吏事責成長史曰

馬

鄧王元裕高祖第十七子好學善談名理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有美譽好學

吳國公孝逸淮安王神通子也少好學解屬文

濮王泰太宗第四子少善屬文太宗以泰好士愛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上自引招學士貞觀十二年奏請撰括地志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裔記室參軍

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修撰成五百五十卷奏上太宗閱而嘉之乃下詔曰地記之設繇來尚矣



區外具於山海經內陳于夏載職方王制纔舉淮夷  
漢志晉國畧記郡國自茲以降著作實繁或學非博  
通多所遺闕或地分南北雅有短長求其折中無聞  
盡善左武侯大將軍雍州都督魏王泰體業貞固風  
鑒凝邈學綜策府文冠詞林樂善表於夙夜好士彰  
於吐握討論墳典詳言儒雅博采方志得之於舊聞  
旁求故老考之於傳信內殫九服外極八荒憲章之  
規條日有序兼苞戎夏之域今古無遺簡而能周博  
而尤要足以度越前載垂之不朽宜加褒錫以申獎  
勸可賜物一萬段其書且付秘閣初泰好學愛文章

司馬蘇勗以自古英王多引賓客以述為美遂勸泰  
表請脩撰詔許之於是大開館宇廣召時俊衛尉供  
帳光祿給食朝士學涉者多被奏追赴貴游子弟更  
相因致人物臻湊門庭若市泰稍悟過盛欲其速成  
於是分道計州被簡疏錄至是凡四年盡成撰緝之  
人咸加給頒賜

黃國公譔韓王元嘉子譔少以文才見知弘文館學  
士孟利貞嘗稱譔文章云雖劉禕之周思茂亦不能  
過也諸王子中與琅邪王冲為一時之秀冲與譔父  
子書籍最多皆文句詳定秘閣所不及也號王鳳玄



孫則少之以宗室歷官試大嘗丞大僕少卿及長好  
學年五十餘嘗執經詣大學聽受

穎王璵玄宗第十三子讀書有文詞

永王璘玄宗第十六子聰敏好學

後唐秦王從榮為詩與從事高輦等更相唱和自謂  
章句獨步於一時有詩千餘首號曰紫府集既受元  
帥之命即令察佐及四方遊士至者各試檄淮南書  
陳已將廓清宇宙之意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宗室部

武勇 剛正

武勇

夫泯泯之述於周雅仡仡之著於秦誓皆武勇之謂  
也矧乃挺生公族夾輔王室而特資異稟雄材傑出  
或參預締構功宣戎旅或遭罹否阨事以戡濟或揚



威以克敵或奮怒以屏盜維城之重垣翰之寄於是乎在矣然而武者取其止戈勇者謂之達德矜能恃力古人所戒故曰天下有事用之於戰勝天下無事用之於禮義苟異於是雖有過人絕倫之藝搏熊扛鼎之力適足為亂亡之本可不慎乎

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早失母嘗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嘗心怨辟陽侯審食其不敢發

及孝文即位三年入朝厲王有材力扛鼎乃往詣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日褒金椎椎之謂以金椎藏至褒中出其

推命從者刑之直斷其首也馳詣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

當坐趙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帝傷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

江都易王非孝景之次子也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治謂都之

劉潭所以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之入漢邊非若也上書願擊匈奴武帝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



豪傑

廣陵厲王胥孝武次子也壯大好倡樂逸遊力扛鼎  
空手搏熊羆猛獸

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平中黃巾賊起郡  
縣皆棄城走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國人素聞  
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  
萬人

魏任城威王彰太祖子也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  
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嘗抑之曰  
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劒此一夫之用

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之爲衛霍

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

邪大祖常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

祖曰爲將柰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

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

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

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胡騎

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

益厲乘勝逐北至於桑乾

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索干都

去代

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



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日率師而行  
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  
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  
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嘗科大賜  
將士將士無不喜悅時鮮卑大人軻北能將數萬騎  
觀望強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大  
祖嘗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  
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平待呼我黃鬚來  
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以還  
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

靈壽亭侯真嘗獵爲虎所逐顧射之應聲而倒太祖  
壯其驚勇使將虎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  
晉長沙厲王又武帝第六子開朗果斷才力過人  
吳昭義中郎將靜字幼臺堅之季弟堅始舉事靜糾  
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爲保障衆咸附焉策破  
劉繇定諸縣進功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  
于錢塘

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峻靜之曾孫也少便  
弓馬精果膽決

偏將軍領丹陽太守翊大帝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



風

南齊豫章文獻王嶷太祖第二子有大才之量當柱陽王範之役太祖出頃新亭壘拔嶷爲寧朔將軍領兵衛從範率士卒攻壘南嶷執白幡督戰屢摧却之及太祖在領軍府嶷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嶷左右儻刀戟於中庭蒼梧從牆間窺見以爲有備乃去

長沙威王晃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太祖所愛昇明二年代兄映爲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客煙赫都街時人

爲之語曰煥煥蕭蕭四繖世祖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祜藥土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舟遠州獻駿馬帝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

魚復侯子響勇力絕人彎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

曲江公暹欣爲左將軍荊州刺史好勇聚畜武士以爲刑援

梁西昌侯藻武帝長兄懿之子天監初出爲持節都督益寧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時天下草



劄邊徼未安州民軍焦僧護聚數千據郢樊作亂藻  
年未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于  
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下如雨  
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繇是人心大安賊乃夜遁  
藻命騎追之斬首數千級遂平之進號信威將軍  
豫章王綜武帝第二子也有勇力手制奔馬  
廬陵王續武帝第五子也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游  
獵應發命中帝嘗嘆曰此我之任城也嘗與臨賀王  
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起等馳射帝大悅

小安侯確郢陵王綸之次子也少驍勇有文才嘗在

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皆以爲狂左右或以進諫  
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除秘書丞太子中  
舍人鍾山之役確苦戰所向披靡郡虜憚之確每臨  
陣對敵意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反不  
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

河東王譽昭明太子之第二子也爲湘州刺史幼而  
驍勇兼有膽氣能撫循士卒甚得衆心及被圍旣久  
雖內外斷絕而備守猶固

綏建王太擘簡文之子也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  
乃嘆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娼驚掩其口曰勿妄



言禍將及大驚笑曰禍至此非繇此言

後魏西河公敦平文帝曾孫道武初從征名居諸將後征中山所向無前

扶風公處真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爲援處真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

秦明王翰昭成帝次子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二千長統兵號令嚴明多有尅捷翰子衛王儀少能舞劍騎射絕人道武奉駕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從破諸部有戰功儀膂力過人弓力

將十石陳留公稍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稍太武之初育也道武喜夜召儀入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怪則有之懼實無也

儀弟陰平王烈剛武有智畧元紹之逆百僚莫敢有聲唯烈行出外詐附紹募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明元

烈帝觚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道武絕之觚率左右馳還

衛王孫禎膽氣過人太武時從征蠕蠕忽遇賊別部



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被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

嘗山王遵昭成帝孫少而壯勇不拘小節道武初有佐命勲賜爵畧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別率騎七百邀其歸維繇是有叁合之捷

陳留王虔昭成帝孫也姿貌魁偉武力絕倫每以嘗稍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双下其弓力倍加嘗人以其殊異於世代京武軍嘗在而志之虔嘗臨陣以稍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

二三人搃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嘗先登陷陣勇寇當時敵無衆寡莫抗其前者

河陽王曜道武子武藝絕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服其勇

陽平王他道武帝孫性謹厚武藝絕人從大武討胡白龍於河西屠其城別除餘黨斬首千級  
安康縣伯均長子忻之性麤武有氣力釋褐定州平北府中兵叅軍

長壽子鸞以武藝著稱頻爲北都大將



嘗山王素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大武獵遇一猛獸陵  
 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為國立功立  
 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處  
 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槩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  
 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力屢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  
 之即日拜都幢將

永昌王健明元帝次子姿貌魁壯大武襲蠕蠕越涿  
 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漢  
 北健子仁亦驍勇有父風大武奇之

魏興王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爾

朱榮以融為直閣將軍

任城王澄子嵩為左中郎將從孝文南伐齊將陳顯  
 達率眾拒戰嵩身備三伏免胄直前將士從之顯達  
 潰斬獲萬計嵩於爾日勇寇三軍  
 華山王鷺字孔雀文皇帝之後容貌魁壯腰帶十圍  
 有武藝木訥少言

北齊清河王岳神武從父弟初神武與四胡戰於韓  
 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  
 乘之岳眾麾大呼橫衝賊陣高祖方得迴師表裏擊  
 因大破賊



上黨剛肅王渙神武第七子天姿雄傑倣儻不羣雖  
在童幼嘗以將畧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  
乃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  
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中謹驚曰大兄必遭  
難矣彎弓而出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確文襄第四子累遷并州刺  
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  
軍率騎五百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  
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殺之於是大  
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後爲太尉

與段韶討楨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  
戰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  
謂長恭曰入陣大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  
不覺其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以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  
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  
宗以麾下再入周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猶全軍延  
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笑之乃赫然奮發氣  
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挺若飛後禦周齊王於城北奮  
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



後周東平公神舉文帝族子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

莒莊公雒生少任俠尚武藝及壯有大度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遊而才能多出其下葛榮破鮮于仲禮乃以雒生爲漁陽王領德皇帝餘衆時人呼爲雒王善撫將士帳下多驍勇至於陣戰莫有當鋒者是以尅獲常寇諸軍爾朱榮定山東收諸豪傑遷晉陽雒生時在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之爲榮所害章武公遵少雒豪太祖愛之及入關遵嘗從征伐太祖討侯莫陳悅以遵爲都督鎮原州及悅走故塞

追斬之

杞簡公連臨敵果毅隨德皇帝追賊定州戰歿

齊王憲太祖第五子也武帝保定中憲爲雍州牧及晉國公護東伐尉遲迥爲前鋒圍雒陽憲爲達奚武王雄等軍於邙山自餘諸軍各分守險要齊兵數萬人奄出軍後諸軍震駭並追退散唯憲與雄等率衆拒之而雄爲齊人所敗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建德五年大舉東伐憲爲前鋒憲度汾而西及帝於王壁帝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憲遂進軍營於陳水齊主攻圍晉州晝夜不息間謀還者或云



已陷憲乃遣柱國越王盛大將軍尉遲迥開府宇文神舉等輕騎一萬夜至晉州憲進據蒙坑爲其後援知城未陷乃歸涑水尋而高祖東轅次於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易與耳請破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內史柳昂移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雖衆其如我何旣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後齊王遁走憲輕騎追之旣及永安高祖續至齊人殺其

餘衆後據高壁及雒女柴高祖命憲攻雒女破之明日與大軍會於介休時齊王遂奔鄴留其從兄安德王延據并州延宗因僭偽號帝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克之擒延宗以功封第二子質爲河間王拜第三子

寘一作貞爲大將軍仍詔憲先驅趣鄴

汝南郡公慶衛王直鎮山南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相接中石乃墜死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卒爲賊所窘憲挺身而出慶退據汾橋衆



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  
尅并州下信都禽高階功並居最

隋蜀王秀高祖子有膽氣多武勇甚爲朝士所憚  
唐淮陽王道玄高祖從父兄子也武德初從太宗擊  
宋金剛於介州先登陷陣時年十五太宗壯之賞物  
千段後討王世充頻戰皆捷竇建德至武牢太宗以  
輕騎誘賊令道玄率伏兵於道左會賊至追擊破之  
又從太宗轉戰於汜水麾戈陷陣直至出衆披靡復  
衝突而歸太宗大悅命副乘以給道玄又從太宗赴  
賊再入再出飛矢亂下箭如蝟毛猛氣益厲射人無

不應弦而倒東都平拜維州總管後爲劉黑闥所擒  
太宗嘗從容謂侍臣曰道玄終始從朕深入賊陣所  
向必尅意嘗企慕所以每陣先登蓋學朕也惜其年  
少不遂遠圖因爲之流涕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壯  
江夏王道宗道玄從父弟也武德初從太宗平竇建  
德破王世充屢有殊效五年授靈州總管梁師都據  
夏州遣弟維兒引突厥兵數萬至於城下道宗閉門  
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嘉之謂僕射裴  
寂中書令蕭瑀曰道宗令能守邊以寡制衆昔魏任  
城王彰臨戎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初突厥連於



梁師都其郁尉設人居五原舊地道宗遂出之振耀  
 威武開拓疆界井地千餘里邊人悅服貞觀三年為  
 大同道行軍總管遇李靖襲破頡利可汗頡利以十  
 餘騎來奔其部道宗引兵逼之徵其執送頡利以數  
 騎夜奔區於荒谷沙鉢羅懼馳追獲之遣使送於京  
 師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為崑丘道行軍大總  
 管道宗與吏部尚書侯君集為之副賊聞兵至走入  
 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  
 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率邊師并行倍道去大  
 軍十日追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十餘騎踰山

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十四年大軍討高麗  
 令道宗與李勣為前鋒濟潦水尅蓋牟城逢賊兵大  
 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曰不可  
 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重輕我一戰必摧昔耿弇  
 不以賊遺君父我既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與駕  
 李勣然之乃與壯士數十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  
 同合擊大破之太宗既親封高麗初遣營州都督張  
 儉統輕騎先渡遼觀賊形勢險懼敵  
 不敢深入道宗固請將百騎覘賊太宗許之因問往  
 還幾日對曰往十日返十日周覽十日總經一月望  
 謁陛下遂秣馬束兵倏歷險阻直發遼東城南山觀  
 其地形險易安營置陣之所及還賊已引兵過長城  
 斷其路道宗斬閔而出如期謁見太宗嗟嘆  
 日賁育之勇何以過此賜金五十斤絹千匹



梁柳王友裕太祖之長子也氣貌雄傑幼即明敏嘗  
 從征伐破黃巢於陳又破賊於寬甸後討蔡寇於潞  
 水又戰於斤溝秦宗權來寇也領軍馬翼帝於府西  
 板橋大勝之又從破張晆於封立南破鄆之范縣寨  
 擒都將尹萬榮敗魏卒於黎陽臨河

後唐贈大保從璟明宗長子性忠勇沈厚摧堅陷陣  
 入罕偕焉

晉韓王暉高祖從弟高祖初為河東節度使張敬達  
 之圍晉陽也高祖署暉為突騎都將嘗引所部出敵  
 之不意深入敵戰雖夷傷流血矢鏃貫骨而辭氣益

剛高祖壯之

剛正

夫有託景宸極維翰帝室奮立剛毅克揚威望非天  
 資挺特內韜忠亮臨事有守居正不撓又曷能申疾  
 風勁草之節彰烈火真金之操啓發憤懣昭著茂烈  
 若手歸漢而還可以繫舉至有外屬疆熾怙寵干紀  
 權臣跋扈放命肆雷而能激昂正說折挫驕勢嫉邪  
 蹈險執義不迴乃至恪守官次靡受私請修明職事  
 弗畏強禦惡無禮於君惻折諸短於言下賦性質重  
 未嘗笑謔斯亦各秉志尚以樹英聲者耳



漢朱虛侯章齊王肥子也高后稱制立諸呂為三王  
擅權用事明年章入宿衛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  
不得職嘗入侍宴飲高后令帝為酒吏章自請曰臣  
將種也請得以車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

已而曰請為大后言耕田

欲申諷論也

高后見子畜之

比

於子笑曰顧乃父之田耳

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

若生而為王

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大后曰試與我言田意章

口浮耕概種立苗欲疏

概稠也概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

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

以斤諸呂也

大后默然頃之諸呂

有一人醉亡酒

避酒而逃

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

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大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

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

依朱虛侯劉氏為疆

魏任城王彰初治鄆陵塔薄使治中牟及文帝受禪

因封為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

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避

晉成都王穎為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

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

禮謐懼繇此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

嗣謙王尚之為前將軍兄弟俱典兵後將軍元顯寵



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尚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駈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宜如此元顯默然尚之又曰宗室雖多規諫者少士者尚納芻蕘之言况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蒙眷累世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此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濱接荒餘寇虜無嘗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復可分徹者元顯尤怒嗣譙王恬爲御史中丞伯海西廢簡文帝登祿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

科罪溫視奏嘆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直有幹局在朝憚之

東安王繇性剛毅有威望

後魏華山王鷲字孔雀爲大司馬侍中鷲本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闔雖暑月不解衣冠曾於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垣恃力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鷲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鷲答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鷲怡然如故禧坦之父也

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吉慶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萇以代尹留鎮懷朔領大將因別賜萇酒雖拜飲



而顏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河當爲朕笑竟不可得

美陽公暉業爲特進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執政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所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建中伯志字猛畧爲雒陽令不避彊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避承華蓋駐論道劔鼓安有雒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雒陽我之豐沛自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

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

東平王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宣武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時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帝曾於山陵還詔建扶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建扶諫帝推之令下皓恨建扶失色當時壯其忠蹇後爲持度支尚書時宣武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憚唯建扶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



東河縣公順任城王澄之子起家爲給事中時尚書  
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  
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爲通  
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床捧手  
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  
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况其父乎及出肇加敬  
送及爲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乂威刑尤盛比有  
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乂乂謂順  
曰卿何清也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  
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責恩責人

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嘗鯁言正議曾不  
阿旨繇此見憚出除平北將軍嘗州刺史順謂乂曰  
北鎮紛紜方爲國梗桑乾舊都根本所係請假都督  
爲國捍屏乂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  
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旣握國柄殺生繇已自言天  
之曆數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也乂彌忿憚之乂  
旣解領軍順累遷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不  
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乃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  
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惟宗親哀其冤酷  
行路士女見其一家七葬皆爲潛然莫不酸泣乂妻



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柰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乂之罪使天下懷寃太后嘿然不語後營州城民就德興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返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語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盧罪也紹慙不敢復言後徐紇問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國將軍太嘗卿順奉辭於西遊園紇侍側順指謂靈太后曰此人衛之宰詔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遂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堪爲仇案之吏寧應忝

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默而不言尋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正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懷謝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爲北宮幸臣僕射李思冲尚與王維誌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爲之震動而順安然自得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廷尉評頗煩託順順不用爲雍遂不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襁袂撫



凡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叔天子叔祖四海之內尊親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髯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子身為省吏何合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短坦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為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為官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

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容貌不撓皆此類也北齊趙郡王叡素拜大尉監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暹奉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弁入奏太后因出土開為兗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駟使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况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反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



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便出及明日入朝  
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今社稷事  
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一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  
聞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  
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陛下勿入慮有危變叡曰  
吾上不負天死亦何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  
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  
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

安樂王勵性剛直有才幹甚爲時人所重斛律明月  
雅敬之每有征伐則引之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  
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勵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  
同荀子溢尤稱寵幸勵將斬之以徇太后救之乃釋  
劉文殊竊謂勵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勵  
攘袂曰今者西寇日侵朝貴多叛繇此輩弄權致使  
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文殊  
甚愧

唐惠文太子範睿宗子玄宗時王毛仲等本起微賤  
皆崇貴傾於朝廷諸王每相見假立引待獨範見之  
色莊

嗣吳王囁貞元中爲宗正卿性介直每與人言論好



册府元龜 剛正

面折其短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

西極

豫章黃國琦較

宗室部

十一

令德

夫體自帝室齒於宗戚處有惇叙之美出有藩維之重自非挺信厚之質流愷悌之譽則何以焜耀民望表儀公族哉麟趾以來封建尤盛乃有粹和中積淑美兼著事神撫人而咸悅守法奉上而匪懈

册府元龜

宗室部

卷之三百七十二



濟物推誠而待下勞謙不伐純儉無驕體仁好施居  
簡多恕行已以周慎處事以方正寬厚以容衆賢明  
而通理是皆宗室之英本枝之秀足以隆王國之垣  
斧藹策書之徽譽者已蓋夫立愛親親雖古之義又  
曷嘗不建賢尚德以成固本之義歟

周公旦者多才多藝能事鬼神

衛康叔封冉季載周公母弟也皆有馴行於是周公  
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  
令名於天下

蔡侯胡叔度之子也度既遷而死胡乃改行率德馴

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

漢陽城侯德楚元王曾孫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

爲陽城侯子安民爲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

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每行宗

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反音憤番罪人辭使從輕也家產過百萬

則以振昆弟賓客飲食曰富民之怨也宗正向初以

行脩飭擢爲諫大夫

淮南王安厲王之子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

馳騁亦欲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

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及薨中尉嘗麗以闡曰王身



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大  
司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宜謚曰獻

楚孝王囂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閱之下詔  
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囂  
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繼介之過未  
聞朕甚嘉之

後漢城陽恭王祉行淳厚宗室皆敬之

宜春侯正爲人謙遜

東海頃王肅恭王彊之子性謙儉循恭王法度  
孝王臻性敦厚有恩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

### 仁義兼著

楚思王孫般宣帝之玄孫也初宣帝封子囂於楚是  
爲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般自囂至般  
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般子愷愷子茂皆  
以禮讓至三公也

沛王輔光武之子矜嚴有法度在國謹節終始如一  
稱爲賢王明帝愛重數加賞賜

琅邪孝王京光武之子京性恭孝好經學明帝尤愛  
幸賞賜恩寵殊厚莫與爲比

東平王蒼光武之子永平十一年蒼朝京師月餘還



國明帝遣使手詔國中傳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蒼腰帶八

圍故明帝言之

彭城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吏人愛敬之恭子孝王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

魏鄧哀王冲幼才敏太祖尤愛之冲每見當刑者輒探觀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嘗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辯察仁愛與性俱生

吳丹徒侯桓字叔武堅族子河之子器懷聰明大帝嘗稱為宗室顏淵

都鄉侯松丹陽太守翊之子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嘗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專有此豈有望也

假節開府慮大帝子也性聰體達所向日新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延納師友過於衆望

晉安平王孚宣帝次弟也孚温厚謙遜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武帝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



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車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嘗有憂色

高密王泰性廉靜不近聲色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以節制見稱雖並不能振施其餘莫能比焉

孝王畧泰之子也孝敬慈順小心下士少有父風東海獻王越畧之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

琅邪王伷宣帝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僚吏盡力百姓懷化

扶風王駿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爲俊望

齊獻王攸字大獻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武帝時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湏豐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及爲驃騎將軍時驃騎當能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王言之帝乃還攸兵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



其謬然後反之雖武帝亦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長沙王又開朗果斷虛心下士甚有名譽嘆顓可爲諸國儀表

河間王顓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少以清淡爲謝安所稱

下邳王晃孝友廉貞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

譙王承爲東海大守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竄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如此又小

史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

宋長沙王道憐子義宗愛士樂施兼好文籍世以此稱之義宗子秉泰始中累遷吏部尚書時宗室雖多才能甚寡秉少自砥束甚得朝野之譽爲太宗所委臨川王義慶性謙虛簡素寡嗜欲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

建平王寵少而閒素篤學文籍爲人謙儉周慎明曉政事

南齊豫章王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



相告置鞞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齊庫失燒荊州還資  
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武帝遣焜拜陵還過  
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值兵執牛推問  
不許取絹一匹橫擊牛角放歸其家爲存寬厚故得  
朝野歡心及薨群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  
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牋曰道德以可久傳  
聲風流以浸遠標稱雖復青簡縮芳未若玉石之不  
朽飛翰圖藻豈伊雕篆之無洙丞相冲粹表於天真  
淵照殆乎幾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務之規故以  
業茂惟賢策功惟哲神輝眇邈睿筭不遺感纏奉車

恨百僚滯下官夙稟名節懷恩軫慕望隧結哀輒欲  
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壟首庶徽猶有述茂則方  
存昔子香淳德留銘江介鉅平遺烈墜淚漢南况道  
尊前往惠積聯縣者哉下官今使反假無繇躬事刊  
斷須至西州鳩集所資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  
與右率沈約書曰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孚  
遺事金石更非後亡丞相獨秀生民旁照日月標勝  
丘園素履穠於忠義譽應華袞功迹著於弼諧無得  
而稱理絕昭載若夫日用閑寂雖無取於錙銖歲功  
宏達諒有寄於衡石竊承貴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



荆南閱感無地且作紀江漢道基分陝衣冠禮樂咸  
被後昆若其望碑盡禮我州之舊俗傾壘罷肆鄙土  
之遺風庶幾弘烈或不氓墜荆江湖三州策名不少  
並欲各率毫釐少申景慕斯文之託歷選惟疑必待  
文蔚辭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辭  
訓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營譽澤遍  
衣食永惟道蔭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目推心嘗謂  
福齊南生慶種仁壽吾儕小人賂塵惟蓋豈圖一旦  
遂投此請約答曰丞相風道弘曠獨秀生民凝猷盛  
烈方範伊旦勲遺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

華千載宜頌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  
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有麗  
藻迄乃有碑無表文獻王寇寃燹倫儀刑寓內自非  
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乃閭門鄙人名不入第歛酬  
令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穉珪爲文  
臨川王映爲揚州刺史國家初創映以少年臨神州  
吏治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  
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武帝嘗問映居家何事映曰正  
使劉獻講禮頌越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一二諸



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爲樂帝大賞之他日謂  
豫章王嶷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  
之次第安不爾帝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  
次第爲善最多也嶷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  
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  
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映應接賓  
客風韻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焉

鄱陽王繡和悌美令有寵於武帝在官理事無壅當  
時稱之

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  
風與紉室參軍蔡仲熊能登張儀樓商畧先言徃行  
及士人物鑑言辭和辨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爲盛  
事

南平王銳爲左民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上嘉之  
十年出爲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以賞銳

江夏王鑑清悟有學行爲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  
事雖未經庶政而雅得人心及鎮始執於時人發桓  
温女冢得金巾箱織金屨爲之嚴器又有金蠶銀繭  
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勅以物賜之鑑曰今取徃  
物後取今物如循環豈可執念使長吏蔡經約自徃



修復纖毫不犯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鑑曰在內不無使役既先遺旨何忍而違

竟陵王子良少有清尚京邑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第北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子良每勸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子良薨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

南豐縣伯赤斧大祖從祖弟也歷官爲奉朝請以和謹爲太祖所知

南康王子通理性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

梁文宣侯尚之敦厚有德器仕齊爲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爲長者琅邪王僧虔尤善之每事多與議決至大監初追謚文宣侯

吳平侯景才辨識斷益政佐時蓋宗室令望景子勵弱不好弄喜愠不行於色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美正匄萌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

長沙元王弟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詞尤好古體自非公讌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輒棄本頻蒞數鎮民吏稱之推善下人嘗如弗及性恬靜獨處



冊不... 令德  
一室床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嘗以爵祿大過  
每思屏退門庭閒寂賓客罕通太宗尤敬愛之  
桂陽王象容止閒雅簡於交遊位丹陽尹始親庶政  
舉無失德朝廷稱之

臨川靖惠王宏性寬和篤厚在州二十餘年未嘗以  
吏事接郡縣世稱其長者

安成王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繇  
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秀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將  
發主者取堅船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  
教所繇以牢者給叅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

遂破秀有容觀每在朝百寮目爲仁恕喜愠不形於  
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師請案其罪秀曰吾  
豈以鳥傷人在京師且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而覆之  
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誚也秀與高祖布衣昆  
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者高祖益以此賢  
之及薨故佐吏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詔許焉當時高  
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標河  
東裴子野各製其文古未之有也

南平元襄王偉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遺腹心左右  
歷訪里閭人士貧困吉凶不舉者卽遣贍卹太厚王



曼穎亡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為營理言未訖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之絕者卽賦給之

鄱陽忠烈王恢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俸祿隨而散之恢子範温和有氣識為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喜其勞苦

邵陵王綸武帝第六子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間有輒求既得卽散士亦以此歸之  
武陵王紀少而寬和喜怒不形於色

後梁安平王巖性仁厚善於撫接歷侍中荊州刺史尚書令

東平王岌性敦和而好學

義興王嶸幼有令德能屬文時為明帝所愛

陳始興郡王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

都陽王伯山舉止閒雅喜愠不形於色

永陽王伯智少敦厚有器局

尋陽王叔儼性凝重舉止方正

後魏華山王鷲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闕雖暑月不解衣冠



松滋侯子華爲齊州刺史在官不爲矯潔之行

陽平王熙聰達有雅操爲宗屬所欽重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爲世所稱明元愛其器度特優異之

東安王範爲長安鎮郡大將謙恭惠下雅心撫納百姓稱之

東平王翰大武之子初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參軍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

淮陵王大頭性謹密文成甚重之

嘗山王素宗屬之懿而年老文成每引入訪以政事

固辭疾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若一時論賢之

武昌悼王鑒沈重少言寬和好士

京兆王繼寬和容裕號爲長者

繼子羅字仲綱爲散騎嘗侍雖父兄貴盛而虛已謙退恂恂接物

彭城王勰姿性不羣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間居宴處亦無慢色惰容愛敬儒彥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性仁孝咸陽王禧謀反被害後諸子每乏衣食唯勰歲中再三賑給之



清河王懌寬仁容裕喜怒不形于色  
河間公子蘭以忠謹見寵孝文初賜爵建陽子

京兆王孫惛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趙郡王弟譚性頗強立少為宗室所推敬

高陽王雍子戲輕忽榮利愛翫琴書起家拜通直散騎侍郎

廣陽簡王建子嘉少沈敏喜愠不形於色

任城王澄子順宣武帝時四方無事國富民康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為樂而順篤志愛古性審諤淡於利

北齊平陽靖翼王淹性沈謹以寬厚稱

齊安王廓字仁弘性長者無過行

趙郡王琛除使持節督定州刺史推誠撫納拔用士人甚有聲譽

北平王貞沈審寬恕武成曰此兒得我鳳毛

清河王岳長而敦直沈深有器量

蘭陵王長恭嘗入朝而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

後周邵公導顥第二子也導為大將軍性寬明善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嘗若不及太祖每



出征討導常居守深爲吏人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  
函公廣文帝曾姪孫時晉公諸子及杞公亮等服翫  
後靡踰越制度廣獨率繇禮則朝野稱焉

虞國公仲德子興性弘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  
範可觀

廣川公測性仁恕好施在雒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  
物卽其妻陽平主之衣服也州縣禽盜并物俱獲測  
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赦免盜旣感恩請爲  
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盜人亦從測入  
關竟無異志測弟深少喪父事兄甚謹從弟神譽神

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之

東平公神舉莅職當官舟著聲績蕙好施愛士以雄  
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百僚無不仰其風  
則先輩舊齒至於今稱之

隋穆王瓚世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

衛昭王爽有器局所治甚有聲

右衛將軍處綱高祖族父爲性質直在官宏濟亦爲  
當時所稱

秦孝王俊伐陳之役以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二千  
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節度陳將周羅侯



荷法尚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總管崔弘度請擊  
之俊慮殺傷不許羅侯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  
詣闕垂泣謂使者曰謬當推轂竟無尺寸之功比多  
慙耳上聞而喜之

上聞府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  
德兼君子之心者唯楊達耳

唐江夏王道宗敬慕賢士不以地勢凌人宗室中唯  
道宗及河間王孝恭昆季最爲當代所重

淮陽王道玄性謹厚好學多武藝進止閒雅  
廬江王瑗頗尚儒雅爲公子而勵布衣之操

河間王孝恭少沈敏有識量性寬厚以仁孝見稱大  
宗甚親顧之諸宗室中莫與爲比然崇退讓無矜  
驕貴之色

韓王元嘉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其脩身潔已  
內外如一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軌抑其次焉  
元嘉于誤少以才行見知諸王子之中與琅邪王冲  
爲一時之秀凡所交結皆當代名流

霍王元軌謙慎自守與物無忤爲人不妄接士在徐  
州唯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之交或問玄平王之所  
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恠而復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



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憐吾何以稱之哉嘗使國令徵封令曰請依諸國賦物貨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乃說吾以利邪拒而不納元軌初封吳王太宗嘗問郡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愚闇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太宗曰朕亦器之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大雅亦漢之間平也繇是寵遇彌厚因令娶徵女焉同安郡王珣脩身淳謹不自矜貴閨門之內默如也信安郡王禕居家嚴整善訓諸子皆有令名禕子恒以門蔭早仕質性簡淡好古慕善在宗室中推爲循

良

榮王琬素有雅稱風俗秀整祿山反以琬爲元師數日薨于時士庶與琬有所成功旣殂謝遠近咸失望焉

嗣吳王囁爲宗正卿恤孤遺甥姪友愛過人深爲士大夫之有禮教者稱慕

平王道立曾孫涇簡素恭慎有名宗室官至右僕射鄭王魯孫勉爲太子太師真率素淡好古尚竒清廉簡易爲宗臣之表勉二子纘納皆廉介有節

後唐武皇季弟克寧凡征行無不衛從於昆仲之間



最推仁孝小心恭謹武皇尤友愛之

晉楚王重信歷事後唐明宗及閔帝末帝不恃貴戚能克已復禮嘗恂恂如也甚爲時論所稱

幹王暉爲曹州防禦使廉愛卹下不營財利不好妓樂部人安之

漢魏王承訓少弘厚美姿儀從帝在藩邸輯睦宗親接下僚友有士君子之風高祖器之每遣從帝主帳下親軍軍中有便宜事則馳以入奏奏必稱旨屢有恩錫嘗嘆曰此諸侯賢子弟也少帝時累官至簡較司空及義旗南向贊開創之業人皆服其規畧車駕

入汴命爲赤尹尹正之務委親決之每因問安事其利於國者必具以聞帝喜而納之及杜重威叛換帝幸鄴以爲東都留守俾之監撫內外咸畏而愛之及薨帝左右公卿大夫聞之者無不流涕

冊府元龜



